谿谷集 三

序

谿谷先生集卷之五

序 十四首

送巡察鄭公按湖西序

先人之沒今十有二年而執友之處朝者甚多不肖孤蒙未省事不能徧事而受教顧時時獲見於守夢鄭先生焉今年春先生自前國子祭酒承命按湖右時維適在湖中命至人士相慶旣歸卽謁門下先生溫言誨飭且曰子其爲文贐我維竊念古人贈言蓋出於箴規之義故或弟子而請於師或朋友相贈未嘗有施於所尊者今先生於維

父友也又嘗辱一言之教則是道之所在何敢當
贈言之義以是辭再三不得命退而伏思之蕃宣
之任蓋一方風化係焉其為職在乎明正道淑人
心以賛朝廷化理至如軍民之政錢穀甲兵之計
莫非其事要之皆非先務之急也湖嶺三路人物
之府庫而文獻之淵藪國家之所恃以為根本者
也嶺南沐先賢之教右文尚義其民不偷諂然有
君子之遺風焉不幸先正既遠而末學横議矯訐
不遜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河西高峯起於湖南而
名人繼作文學蔚然雖風習之美或讓於嶺南而

世稱多士之區未有舍是者焉自世道衰而邪說
作朋比締搆訌亂軋擊使善類無所容羅全之間
太半爲鬼蜮之窟穴矣惟湖西處乎其間蓋有二
南之文明而無其弊故識者皆稱湖西易治苟在
上者善導之鄒魯之化不難致矣雞龍之西熊津
之南有沙溪先生講學於其間推明先正之道以
爲教人士多宗之夫是邦之不染於二南之污者
推其所自蓋有賴乎此耳今先生與沙溪同道而
加之以專制之一道付畀之責操可爲之道而處可
爲之地則較之沙溪又有順風之勢焉果能因其

敎而輔翼之闡明發揮鼓舞振厲使湖中士習翕然丕變一出於正旁及二南亦皆棄其舊汙聞風而興起則向所謂明正道淑人心者庶幾在是而生平明德新民之學亦可以無負矣方今 聖上新開講筵經學之士皆欲近淸光承顧問以贊成聖德之萬一林居巖棲之士莫不洋洋動氣而先生受 命湖海之遠不得以誠正之說啓沃吾君有志之士莫不咨嗟歎惜而維之愚獨以爲吾子之展其學何間內外苟先生之道行乎湖中而被乎二南使國家根本之地得其理而文明之盛

則格君化俗之士將自此蔚興而可以資敎化成至治其利之博顧何小於在內哉小子顓蒙誠未有知旣承眷眷之命不敢默然而已謹以是獻焉

送高書狀善行赴京師序

高君善行之將走京師也踵門而詑張子曰今吾出於偏邦遊於上國進乎 天子之庭自謂足以盡天下之大觀也吾子以爲何如張子曰夫自大觀小者失之侈自小觀大者失之餒餒則喪其守喪其守則視而無所見聽而無所聞矣故人必忌於大然後可以觀於大夫天之畀於人者非以其

霧霧明明者歟霧霧明明者之在於人也未嘗以
古今通塞而夷夏豐嗇也故人能知霧霧明明者
之在我而無待於外則物小而我大無入而不自
得物皆供吾之觀而不能奪吾之守其於行天下
也豈不綽綽有餘裕哉中國之於我邦也華夷之
辨大小之分則姑不論迺人之所歆豔而樂道之
者特以壇土之博大山川之雄闊城闕之閎傑貨
寶珍怪之充牣人民文采之繁麗而已故觀於其
中者目駭神搖恍然自失如井蛙之驚於海也是
皆不知至貴之存乎我而徒眩於外物者耳上古

之世大朴未散天子之居僅有茅茨采椽土圻不過千里沉珠於淵捐金於山居居于于而與萬物並者與何等時也而與今之世何如也古之觳也何可陋今之侈也何足夸夫古之不可陋今之不足夸者非以其存乎內者耶苟以存乎內者而已矣則我邦雖偏且陋何獨羨於中國哉積目之徒飢食渴飲喜笑怒罵耳聰而目明榮善而恥惡者普天之下皆同耳存之則為君子而萬物為之役去之則為小人而役於萬物如斯而已尚可以外物之豐約而自喪其所守哉若乃禮教之備人物

之盛可觀而可法者此固中國之所以爲懿也然皆人所固有而無間於華夷者彼特先獲焉耳取於彼所以求於己也彼固不當以此自大而我亦不可以此自小也昔者季子札之聘於中國也吳固未離於夷也其於中國之禮樂文章目所未睹而耳所未聞也及其觀於風樂也其言如著龜神明無一之不中彼周魯之士大夫童而習之日用而不知者皆是也由此觀之亦存乎其人而已安在其夷與華之異也今子其亦無褻乎䨏䨏明明之在我者而勿爲擾於耳目者所眩奪兢兢焉惟

以敏於使事而不辱君命為心焉則從此以往四千里之遠凡其山河城郭宮室人民文采之壯麗瓌偉可喜而可駭者舉皆供吾之觀而不能奪吾之守而中國之人亦將曰季子之後數千載復於子而睹之矣豈不韙歟高君於是起而謝曰徵吾子之教某也無以知所以觀於大者而殆乎其辱吾君之命也夫請書其說以為贈行焉

揚馬賦抄序

賦者古詩之流蓋居六義之一焉詩人之賦麗以則其言雍容典雅辭近而指遠故能列於六經藏

於博士官與學士大夫世守而習之詩變而離騷作離騷者南楚怨慕之聲也其音節舒徐固變於三百篇若其發於情性依於規諷有補於民彝物則之重無二致焉即其餘事亦足為詞賦祖矣西京之隆成都有司馬長卿者以賦名能為宏博鉅麗之詞汪洋恣睢馳騁從橫蓋祖述離騷而體格稍變說者謂神化所及非虛言也揚雄氏後出慕而傚之以沉深老健之氣發為奇崛聱牙之語雖奔軼絕塵或稍後於文園而步驟轍跡如出一軌斯兩家者誠千古詞林之標極也自是之後東都有

班孟堅張平子魏晉有何平叔左太沖諸人竭力摹擬而未能得其影響盖神藻絶藝獨秉天機終非學力所能也吾友鄭紫元妙年善屬文既以詞賦冠上舍選而其好古文詞益篤乃悉取長卿子雲諸賦倩錦陽都尉手寫編成屬余序之且曰揚馬沒而世無賦外此無足溷吾目矣余謂今世以詞賦取士顧博士家所業自有近代型範即六朝唐宋已過高矣何以揚馬為然余竊念 國家撫中興之運宮闕苑囿制度文物稍稍振作日新矣石渠金馬之上雖不乏大手筆甘泉上林鋪張揚

厲之作自當屬之其人非可容易也然元今雖蹭蹬决非久於布衣異日朝廷有大述作則凌雲吐鳳之才其庸可得以辭諸然則今日汲汲於是編者夫誰曰太早計哉如余畸於世者雖齒髮未衰望斷尚書筆札惟當放浪山澤傲睨風雲時為餐英飲露登山臨水之詞以自抒其湮鬱而已然元以為如何

賀同知申公慶壽宴詩序

同知申公生於嘉靖癸未至萬曆乙卯閱寒暑已九十有三矣其精力不衰能讀蠅頭字快嚼大胾

硬腊登降層軒峻陛不杖不扶控快馬造請親故
慶弔吉凶不避寒暑風雨說者咸謂人有如公之
壽而不能如公之彊健有如公之彊健而不能如
公之精勤不惰也蓋未有不目公為地行仙者
主上以公高年命進二品秩以寵異之公之胤靈
川公為設慶壽之宴薦紳諸公與其席者皆為詩
文以頌詠其事既而靈川公授簡於維曰子雖不
與是會亦不可無一言維辭謝不獲命因請於靈
川公曰老先生之得此壽也必有其術亦嘗烹粉
草木煉熬金石以充服食乎亦嘗吹噓呼吸吐故

納新以爲脩養乎亦嘗醮星斗事仙靈精虔齋潔以祈福祐而禱長年乎靈川公曰否無有是也我公之處世也信口而餐無爲饞而已矣從心而行無爲僻而已矣飢食渴飲夏葛冬裘日出作日入息皆與人同而已矣夫何術之有維作而言曰有是哉此老先生之所以得此壽也天下事有不以不求而得無爲而致者乎老聃之言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世之人覬覦於衛生以蘄久生者何適而非人欲也行人欲而倖天福若之何其能得之今老先生霽襟異骨得之天賦委命循理以膺難

老之錫焉蓋於所以養生者猶不數數況於所以傷生者乎脩是道以致其極則於所謂守一處和者亦幾矣千二百歲猶可馴致夫豈未滿百而形遽衰乎靈川公曰善維於是退而賦長句詩一篇以致禱頌之意焉

寄洪勉叔序

洪勉叔之南謫也余送之郊外欲有贈語以其迫於嚴程未暇為也勉叔既入海以書來曰海外無可以自遣者願得子之詩若文以慰别懷且用以自省也余乃進使者而問其風土美惡及勉叔起

居狀使者對曰巨濟在嶺南大海中瘴毒所聚地荒而人稀穹林大藪黃茅白草蓊蔚而極目行數十里不見人煙冬無積雪夏多淫雨虺蛇蚉蝱之毒倫稍弛不免也土瘠艱食又值歲之歉販鬻之無貲稱貸之無所饘粥不給數口恒有菜色而公未嘗以是為慼也日閉户讀書以自適瞻戀親闈之外惟不能忘情於京洛親舊欲得其文詞而如見其人焉余聞之不覺嗞然而喟曰嗟乎地乃有若是惡哉而勉叔乃若是困哉顧勉叔之能安乎此則固矣無足異者夫勉叔之就此地非人與之

也自厭之也既自取矣而又從而病之即婦孺不爲是矣況勉叔乎勉叔一布衣也非有言責官守之不可廢者黜則至安言則至危乃能舍至安而取至危此其擇之必審而執之必牢鼎鑊鈇鉞固且甘之嶺海蓋天幸也至是而猶不能無戚則終始本末不相坐矣勉叔必不然矣君子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此非可以強爲也知此理之在我而不可以不盡則自外至者皆非與於我者如雲煙之過太空起滅萬變而太空恒湛如也非惟不足置欣戚於其中亦本自無可欣戚者也古之

人固有殺身以成名者死生亦大矣猶能知所去就况不至於死生者乎惟是遠違膝下不得以時奉晨昏之問此固人情之所不能懸解者然亦末如之何矣事之末如之何者君子亦安之而已矣劉元城奉母過嶺歷遍惡地終乃壽考康寧忠孝兩全古之君子遭此者多矣未必終於不幸也况今

聖明在上陽春白日煦育萬類雖陰崖幽谷或似稍後然終必無所不到勉叔其可自怠哉其可自怠哉君子贈人以言勉叔於余又請之勤矣不可終默也聊為云云

詩史序 課作

自書契之作也著述寖廣體裁區別紀載世變貽示失得者謂之史陶冶性情叶之管絃者謂之詩此二者不可混亦不能兼也就其著于經者左史紀言右史紀動虞夏商周之典謨訓誥春秋之編年皆史也而未嘗近乎詩列國之所陳太史之所采自里巷歌謠以至乎郊廟絃歌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者皆詩也而未嘗近乎史降自秦漢遷固曄壽之稱良史也而求之諷詠麗則之義則闕焉曹劉鮑謝之稱能詩也而求之筆削詳核

之實則遠矣盖人才有偏至作述無兼長歷數終古究觀藝林兼斯二義一舉而兩至者其惟唐杜甫氏詩史乎杜甫氏學識淵懿才華鉅麗獨立一世高視千秋而時命大謬不爲君相所知有名山石室之志而不能紬金匱玉版之秘以成一代之典以垂不朽之業有黼黻河漢之手而不能入金馬白虎之署以藻飾皇猷鼓吹風雅重遭喪亂顛沛流離寄命於逆旅餬口於四方上而感時事之艱危下而傷身世之阨窮俯仰得失悲歡豊約夭時人事小大遠邇凡觸於目而感於心者一皆發

之於詩其言切其志深其事核而備其風刺婉而不隱至於邪正之辨治忽之幾尤娓娓致意焉格律精嚴文質得中溫柔敦厚之中自有衮鉞凡例之則即使董狐南史之徒簪筆執簡隨事而記之疇能加諸此乎嗚呼詩而經者非三百篇乎史而經者非書與春秋乎詩而史史而詩不經而得經之旨持一藝而兼作者之長者非吾杜甫氏詩史乎嗚呼至矣不可以加矣

送李從事尚古奉使日本序

今上踐阼之十載歲在丁巳日本使者款徼效琛

頑敦鄰好朝廷嘉其嚮義議遣使答其意難愼使才博簡朝列維時李君尚古以前尚書郎賓膺下价之選行有日矣其友德水張維造而慰之曰尚古良苦夫日本不在溟海萬里外哉嘗按之圖志自釜山而對馬自對馬而日岐自日岐而赤間海道各數百千里自赤間而抵其國都邐迤海港陸跋水涉者又不下數千里東南者四海之委也沃焦之墟尾閭之壑皆在是焉風飆之所鼓盪幽怪之所恣睢大浪如山小浪如屋滔天而沃日者無時不然高檣欲折大帆欲倒蛟涎鱷齒之不及乎

身者僅咫尺耳此天下之至險也尚古生長京華出門所適不過數百里一朝行涉此險矣能無病乎李君奮然曰欸何子言之愞也丈夫生而有四方之志豈可娖娖守妻孥終老帷房之内哉況某奉　王命而使外國雖蹈湯火有不敢辭區區舟楫之難何足芥蔕於胷中哉維曰狄夷變詐百出獸心而人面今雖懷我好音通冠蓋之信一朝譏慝間其慮鬼神助其禍則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或要我以難從之請强我以不可行之禮禁黜無道有不可測子將何以處之李君曰惡寧有此乎

日本之悔禍於我者于茲二紀矣 本朝政刑修明外內乂安 聖天子所以宣威而耀德者亦無所不至彼旣不能無請懽於我又安能逆理生釁棄福而搆禍哉萬一有此漢節在手吾已忘吾身矣况必無是理者乎維曰象胥輿臺紀綱之僕嗜利頑頓者憑依城社黷貨無厭足以辱國而取侮交際之際或餽以橐裝欲却則逆彼懽欲受則傷吾廉子將何以處此乎李君曰刑法可以防小人之慾禮義可以制君子之行隸人之不循法度者則有三尺在彼何敢捐身而徇貨哉賔餽之稍無

名者可却則却之不可却則吾以餉陽侯耳不亦綽然有裕哉維曰是數者吾無以難子矣然尚古不有垂白二親哉居平舞斑弄雛怡怡然無跬步之違一朝舍膝下之歡而作海外之役曠晨昏之奉而隔歲年之期將無上貽門閭之念下結岵屺之思乎李君慽然有間曰此某之不能懸解於中者然某亦有聞矣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夫業已背親而仕恩義固有時相奪矣況二親幸無恙饘飯而某之行還遠不出浹歲竣事而歸將心上紓　聖主南顧之念而下為庭闈光寵此某

所以稍慰於方寸者也維曰然則尚古終無難於是後乎哉李君曰何敢然顧某實有怵惕於夙夜者矣壬辰之變萬世不可忘也今雖平氏滅而源氏興革命更始回心向順然斷之於義則凡日本之山川草木無非我讎也今旣不能犁庭蹀血鞭秀吉之尸而灰其骨反以玉帛鍾鼓通其國而接其人雖羈縻撫綏之略不得不爾然匹夫之諒不能無槩然者矣先正之奉使日域者在麗有若鄭文忠在 本朝有若黃秋浦諸公其峻節足以標名教淸操足以動殊俗卉服之欽聳誦義至于今

不衰今不佞於藪公者無能為役而謬忝將命誠恐奉使無狀以上辱吾　君之命而下獲戾於藪君子者此某之所大懼也若乃懷安顧慮錄錄作女曹兒態者某雖不肖亦不至若是訏維於是蹶然起謝曰偉哉尚古之志也始也吾有難於尚古殆淺之為丈夫也退而錄其語以贐其行焉

送鄭評事紫元佐關西帥幕序

冀陽鄭紫元自館職出佐關西節度幕人謂紫元雅有凌雲聲妙齡策名標舉映人藹然館閣器也一朝詘其華藻而韜鈐是舉韎韋跗注從事戎旃

日與虎而冠者踉蹌堂皇間無論朝廷枉材即紫元亦必傯傺鬱抑作遷人貶士狀亡何紫元過辭張子色益腴言益暢志氣揚揚類自得者張子異之以之言也詰焉紫元盱衡而應曰翁翁乎小夫之見也丈夫生世快意事有三焉萬一遭時乘運展布志業握三寸不律鋪張鴻猷藻飾太平入則賛揚廊廟出則鎖鑰藩維尊主庇時垂聲竹帛此上願也其次脫屣物累棲心玄虛探歷名山尋真訪道巖居川觀消搖世表亦足樂以忘死即二者俱不可得但携豪人快客酒肉如山歌舞滿眼沉

酣快適不知其他亦不失為阮步兵李青蓮之流也不佞少負亡心槩頗欲奮迅自放適會時命刺謬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家貧親老婚嫁未畢僶俛薄宦低顏風塵磈磊之胷無以耗磨乃今從宦西關西關故號繁華鉅麗地屬壃埸寧謐幕府少事惟當以聲酒綺羅以資跌宕直欲撻碎鐵甕蹋倒欒山而後已且聞妙香之勝近在几案蠟屐振策載千斛美酒直上毗盧絕頂頫視八極揮斥雲霞則於向三事者居然得其二焉茲行也何負於我而遽自慼慼哉張子曰善乎能自寬者然然元之雅

志不應爾也吾聞滯境者罣而不適䛐物者惑而不樂是故哀樂相踵靜躁相欲達者之觀盖異是也管絃珠翠不能移澹漠之操餐霞卧雲未嘗礙繁纍之娛斯而推之畢陬幕府者何以異於雍容臺省也馳驅鞍馬者何以異於偃仰齋閣也鞅掌關塞者何以異於躑躅京輦也無伸無屈無内無外無可樂也亦無可不樂也然則或人之為紫元歎然者固不足以知紫元而紫元所以應我者無亦非莊語也耶紫元作而謝曰謹受教

送陳奏上使月沙李先生赴皇都序

今 皇帝四十六年建州夷酋反叛陷邊障屠掠
人畜 皇帝震怒詔諸將以明年之春舉兵討之
于時本國亦發材官銳士數萬會王師進討師律
否臧諸路兵皆不利我師亦大衄二帥囚於虜穽
聞 皇帝憫東師之不還降勑慰諭賜內府金幣
萬計無何廼有流言潛扇謂我陰懷兩端廷臣至
請舉漢家監護西域故事者我殿下聞之盡然驚
懼敎羣臣曰 皇朝之與我邦猶父子也子而貳
於父天理所必無 聖天子明燭無隱流言必不
入然不早辨之恐有投杼之惑宜慎簡使臣亟具

奏辨白先是大學士月沙李先生以不肯雷同廷
議中白簡竢譴於郭外者二年輿人之誦者皆曰
是選也非月沙不可頃之 内批下特起先生為
上使 温旨慰諭至稱以華國手先生屢辭皆不
許有竊議者曰是行也其能濟乎維應曰何為其
不濟也往者丁應泰之誣我國也其鍛鍊齮齕可
謂憯且深矣然而一介赴愬渙然立釋應泰尋亦
纍死爾時奉使者實故相鰲城公而先生為之貳
奏牘之出先生手者天下傳誦之盖 聖天子所
以寵綏藩服及先生之取重華夏有自来矣况今

本國已效言賊同仇之義 聖朝旋有宣勅罷賚
之恩上仁下忠胥盡之矣雖有二倖之在虜庭而
狡虜復能飛謀鉤謗欲交間我者萬端是豈足以
翳 天鑑而惑 帝度哉若夫監護之擧本出於
漢家之末葉所以制羈縻化外者終不當以此施
之我也夫以 殿下事大之誠與先生專對之才
仰籲于仁覆之天何慮乎事之不濟哉然維獨有
未能舍然者夫人之辨謗以言辨也易以行辨也
難得人之無見罪也易得人之無見疑也難故曰
止謗莫如自修內省不疚何恤人之言況以千乘

之國被言於萬乘之主而乃欲以區區頰舌強自
解說於以感人不亦淺乎我國之事 天朝也奉
令承教可幸無罪然而譌言流行交亂罔極誠不
容無辨亦不可強辨也益慎候度罔敢失墜修明
大義誓不與逆虜共戴天悉索弊賦以待王師之
興而戮力焉掃請臊羯奏功 天子設有剩鈋寧
以國斃如是而流言有不息義聲有不振者乎不
然徒欲明目張膽喋喋而謷謷焉則 天朝之貌
與我也匿矣心與我也未敢必也昔者韓長孺之
事梁孝王也既為梁王游詞緩頰以解 天子之怒

又能極言切諫感悟王心使詭勝之奸無所容而
王之忠孝聞於漢庭夫長孺特一智畧士耳猶能
辨此況君子之事主也格心正事靡所不致其極
而事之難言者亦未有如梁國隂事者哉今我
殿下起先生於廢累委以使事虛心注意樂聞啓
沃而先生必能以上所云者委曲獻替以開 上
心使東藩臣職粹然盡道無纖芥可指則三韓禮
義之懿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流言之辨何煩先生
欲求之勤哉然則是行之難也不在於將命之敏
而在於納誨之忠不在於出疆之事而在於前席

之對我　殿下起先生而用之者意者其在玆乎
其在玆乎會先生趣裝且行徵言於維先生維父
友也不敢以曼辭對謹錄此以復君乃原隰之艱
獨賢之勞四方之士固有為先生竊歎者然此雅
非先生所存於中者故維不敢舉焉

四吾堂詩序

李文大載甫自沔上過維海莊精舍談間請曰自
吾之客于沔也嘗無塏垤蝸殼之廬可以容吾膝
而庇吾軀者逦今拮据始有斗大小屋以避燥濕
寒燠隘陋甚矣然吾居而適之不啻若大廈然吾

嘗聞通人權汝章有言曰食吾田飲吾泉守吾天終吾年斯語也吾竊取之以名吾居口四吾夫余何能究是言顧吾子之文之也維作而應曰唯唯自夫道之污也士之不能安其分也久矣即有安其分矣而能無適乎其天者鮮矣即有志乎茲二者而能久而無遷者滋鮮矣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守志善道不願乎其外若將終身焉者即洙泗所稱何以尚茲亦嘗觀於世之人乎食焉而非不足於田也飲焉而非不足於泉也然其求多取贏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履險觸危而不知已者是何

故哉不知吾天之可守焉耳知吾天之可守者飲啄豈約未嘗妄有求也惟其分而已矣行止屈伸未嘗妄有必也惟其遇而已矣若然者即無田可食無泉可飲亦無入而不自得也蘇季子有言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然世固有什百於二頃而能自安於畎畝者寡矣一日一擔水用之不盡然如李文饒作相長安必致惠山泉至有數千里水遞夫人之意欲何限不有以節之千駟萬鍾猶漏巵也今大戴甫固京華之世冑也自弱壯之歲已負籍籍聲於章甫間謂跬步顧眄

可致青雲不幸時命大謬乃至棲遲湖海與田叟漁子相伍且其洿邪之入不足以給簞瓢蓬篰之構不足以蓽風雨棲棲浮寄未嘗有終歲計焉顧其安而樂之若甚足而無所覬者是何修而然哉亦守乎吾天焉而已矣即使異日由屯而亨自詘而信離乎菑畬閭井而飲食乎公朝太官率是道而處之有餘裕矣所謂守吾天而終吾年者惡乎不在四吾之稱其義博哉遂為詩四章二十四句授李文請以是銘諸屋壁詩曰

既耕既芸既實而穫夫豈無餒自致其力吾食吾田而遠恥辱清

清泠泠挹彼注茲之井之捽泯也蚩蚩吾飲吾泉爭之者誰能無已乎能無偽乎受帝之衷曷敢以渝吾守吾天維以復初吾食吾田吾飲吾泉吾守吾天其氣浩然吾終吾年又何求焉

德水張氏家乘序

昔太史遷著史記自序其家世而班固氏倣之作敘傳自是之後文人學士爲傳譜碑狀以自述先德者不可勝紀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六藝之所載雅頌之所作其義孰有大於是者祖考有美實而子孫不述焉是忘其亢也即祖考無其

實而子孫飾虛辭以稱之是誣其先也忘與誣雖殊其陷於不孝一也維不肖幸服先人餘訓讀書著文不敢以無能自棄一二年來竊不獲讓時爲銘詞以讚述賢士大夫德業夫紀他人之名實而頓忽於其先是悖德之甚也維爲是懼弟自念不幸蚤失先人孤露而無聞同宗長德凋喪且盡家藏諜譜諸書遭罹喪亂無復存者即欲有所蒐錄而文獻不足徵也傷哉傷哉雖然日遠而日忘矣即維不稍論次而後世何述焉謹據先王父所錄參之見聞罔羅衷集指事紀實著張氏家乘

三篇一曰世譜記世系名字官位生卒妃匹子姓丘墓之所在所以舉其概也二曰家傳記出處履歷言行以及狀貌動靜雖微不遺所以著其詳也三曰外傳閨壼之行別而錄之也譜之關旁親者恐其繁而至於亂也故曰世譜非族譜也傳之自執義公始者其上無以得其詳也此家乘之凡例也嗚呼我張大族也得姓以來年代遠矣麗之前不暇論自國朝來已九世矣計判尹公以下科第不過數人位無過三品者子姓無過三人者若此不幾於衰矣乎哉然至于先大夫以大魁繼祖

烈顯矣官至八座尊矣不肖昆弟存者四人亦不至不繁矣則祖先餘慶殆將自先大夫發乎哉君子思其親則敬其身敬其身則進其德進其德則神降之福矣詩不云乎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嗚呼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西村遺稿後序

右先大夫所著詩五七言揔若干篇為一卷目曰西村遺稿西村者先大夫自號也始先大夫生六七歲卽解屬詞十九為名進士二十二射

策高第文采擅當世然先大夫天資豪爽不喜深湛之思自諸生時為科場文字亦不肯斤斤繩墨多縱筆立就及仕登朝以政事經濟自表見於詞章尤不甚屑意時有製作未嘗蓄草稿而不肖維等不幸早孤不得以時收拾放失以故遺稿存者乃若是尠也嗚呼痛哉自柳亭公至先大夫皆以文章弱齡取大魁名聲翕赫著甚然其祿祚皆不稱柳亭公年近下壽而官不踰三品先大夫位至六卿顯貴矣而春秋不滿四十說者謂才太高名太盛仕太早者皆造物所忌或者其

近是乎若其文詞皆可以大傳矣而其存者乃若是寥寥也嗚呼此豈亦天意乎痛哉痛哉先大夫於詩未嘗為專家之學然頗喜觀杜牧李商隱故其詩豪爽往往有近似者夫詩固不足以盡先大夫之才而今之存者又不足以盡其詩然識者覽之亦足以因其微而得其大者且也子孫二世羹墻之慕有所託而無窮矣此今日編集之至意也

柳亭遺稿後序

我高祖柳亭公弱冠以文章擢魁科旋選入集

賢賜長暇讀書華閣動一時無何遭已卯之禍廢
錮近十年既而又忤金安老繫獄幾死竄海外者
三載自是浮沉中外竟未大展以沒平生著述甚
富其在館閣日月有程課也否以來數經奇禍又
久於處間凡得喪悲懽無聊不平輒以發之吟咏
故詩文之在集錄者亡慮千有餘篇先大夫嘗
從頤庵宋公校定為若干卷繕寫將付剞劂會辛
卯士禍起先大夫奉玦北塞事遂已不果繼以
壬辰兵難奔播顛躓之餘傳家遺墨一無存者而
是集亦不知落在何地嗚呼痛哉先王父搜尋間

羅猶不能有所得況如維等晩生孫露日遠而日忘者哉自併儷數作此所傳誦者外其餘詩篇不能以十數且其所得未必皆公用意之作兼以傳錄舛訛故其存者亦非必可傳者然以欬唾之遺不可再得謹裒錄為一編目曰柳亭遺稿竊嘗觀天之予人以才蓋欲有以為也即時命大謬世莫我用亦必以是傳之後而垂之不朽古之立言者皆是也若公英才俊藻獨步當世多士斂衽公卿嚮風天之所以畀公似非偶爾然其才與名反若為之祟者道以之窮身以之困既不能大鳴國家

之盛而殘膏賸馥亦不得沾丐後人即有一二可傳者嗚呼亦甚寡寡矣既畀之才而嗇其施又奪其傳也造物之不可測有如是夫或曰天之於奇寶蓋有時靳閟之故或鑿出之而還收之不欲使褻瀆於世也雙龍之劍纔出於土壤忽入於淵泉千載之下人無能見其用者亦無不稱其寶者則其名之傳于後固不待其質之留于世也斯言也誠似闊誕然亦有當於懷者故併錄之簡末

默所稿甲自序

余生七歲始受書十歲誦詩書古文十五通大義

二十始學爲古文詞是歲成進士居三年射策決
科去今已十稔矣自丱角謬著于名仍又早竊科
第以此頗爲流輩所稱許然余才性實鈍滯非湛
思不能成章多病體羸不堪刻苦讀書其爲文略
闚古人權度而已不能章摹句擬以故神情雖近
而步驟多違且覩東土學者于力偏勞雖名家大
手筆多有不滿人意者自揣終無當於作者之旨
因難而止懼因懼而生怠時不述作不復整理近
以罪屛伏海壖無所用心因爲親舊所敦勸稍取
亂稿刊落荒穢得詞賦韻語古文揔若干篇釐爲

四卷目以張氏稿甲續有所得擬以乙丙之次編之姑藏之箱篋不敢出以示人仍念余識不才然今年三十有二馬牛羊齒不甚長若爲之不已庶有少進異日視此不知當作何如狀也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日新之效也韓昌黎云聰明不及於往時道德日負於初心自勵之詞也有昌黎之用心不患無伯玉之成就書此用儆駑鈍萬曆戊午八月德水張維持國題

谿谷先生集卷之六

序 二十三首

送謝　恩兼奏請副使吳肅羽朝京師序

吳侍郎肅羽甫將以貳使朝京師　造維而請曰是役也不可無子文維曰諾自遼左陷而涉海之路通涉海者東海也三韓在東海之東故我國以涉海為西海古稱三神山皆在東海秦皇漢武巡遊海上彷徨睇望於成山之罘之間若將有遇焉徐福盧敖迂恠之士往來惝怳者極其所至要不出我國西界外歸墟之壑沃焦之洲若果有之大都

必在此中誠天壤間宏曠闊大之區也羅麗以來千有餘年夷夏往來者皆由此焉自燕都定鼎此路遂廢應二百載而復通焉豈亦關於氣數者非耶耽羅稱絕遠然乘風一日而至涉登萊者順風揚帆不浹旬不止此何減數千萬里維試於靜中默想爾羽行色矣高檣如虹大帆如雲凌洪濤檝巨浪一瞬千里但見蛟鼉出沒魚龍儵忽天水相盪晝夜冥茫而已經過之際有以想田横義士及魯連子管幼安之遺風而安期羨門得仙靈而遊汗漫者今果在否則亦足以娛憂暢懷忘履險之

危懼矣捨筏而登岸則登州也登州古嵎夷所謂東表絕域乃今歷數千里滄溟而始躡其地斯行也可不謂遠乎哉自是而行海岱燕齊之境千有餘里而後達于帝京其間山河之雄壯民物之繁阜城郭宮室之宏麗禮樂文采之煒煌皆得以覽觀而采訪焉於以發舒其胷襟恢廓其聞見開廣其知識不啻若出涯涘而觀大海昔人稱司馬子長爲壯遊以今觀之子長之遊何足稱焉沿洄大瀛海之中彷彿領略乎蓬萊方丈之勝者以視登會稽窺禹穴不幾於培塿蹄涔乎斯遊也亦可謂

極天下之偉觀矣夫或曰是則然矣獨不念肅羽使事之重乎靡盬之懷迫於內飲冰之勤形於外亦何暇於耳目之觀哉維曰否否肅羽何難於使事乎今玆我東彝倫之斁敘昏明之廢興天人向背之理　聖天子靡不洞燭封號既已錫矣勑諭既已頒矣所謂冊命也冕服也特其儀物禮數已爾安有許其大而靳於其細舉其實而略於其文哉然則是行也猶之决流抑墜何患於竣事之不易哉抑維所愉快於肅羽者從王事執玉帛而得兼乎奇絶壯偉之觀足以償丈夫四方之志爲希

有焉耳肅羽曰善是足以送吾行矣

送全州府尹李昌期序

去年秋余失於將息病便血日瀉血可數升許癃旬月遂大委頓醫工技窮時昌期按湖西夏秋之交亦苦便血其證略與余同上章觧職輿疾歸而各以病不得相訪訊自是余病益劇涉冬之半幾死而幸少愈而昌期亦甚危幾如余先余月餘愈然余素羸而昌期亦已衰旣失血多榮衛俱損故病雖愈而不能起盖沉淹床簀者閱八九月而昌期素著寸譜 朝廷不欲置之閒地遂拜全州府

尹昌期強起謝　恩訖首造余告行余視昌期其黃瘦羨苶猶夫余也余謂曰全大州也爲湖南都會昌期病矣能任孰乎昌期曰迫於公義與私累未能弁髦是也願吾子之敎之也余曰余拙者也身之不能理何知吏事然請誦其所聞夫人國猶身也治民何以異於治病試以吾二人之病與所以治其病者觀之則治道可知矣夫病之病也不病於病之日而其未病也固已病矣治之於未病則病固無自而病矣及其病也其爲病有本有標分其外內審其緩急粱肉參耆以扶其眞元瞑眩砭

石以攻其客邪則治病之理得矣太上未病而治其次治病而得其理病而失治人斯矣闕矣吾輩不能謹之於微故既病而治其愈也遲且難如是可不慎歟全之爲州土地之廣民物之殷實甲於湖南其爲士者逢掖而誦詩書屋相比也而淑慝相雜其爲民者農商錯居而羯羠而不均雕悍而健訟其大豪中猾持吏長短役貧弱斷鄉曲者不可勝數故其難治亦甲於湖南今昌期之治之也果能清源端本正己而率物使不令而從不怒而威是猶未病而治上也明好惡以壹于趍厲法禁

以剗豪猾摧豈弟以煦疲瘵要使民懷吏畏而士知方是猶治病而得理次也若徒屑屑於簿書期會規規於米鹽碎細欲以小數御物小惠得民則俗吏之能斯為下矣吾輩所以治其病者矣得可知矣以身而觀國擧一而反三此所望於昌期者也昌期嘗宰德山尹巫壤牧清州皆劇邑也而無不辦治今雖病卧閤而治誒恢乎有餘地矣顧余有感於治病之理遂書其說以贈行

右丞相玄軒申公六十一歲壽序

今 上既定内難即大位悉革除汚穢徵還耆碩

之遯荒者于時玄軒申公起自田間爲冢宰大學士居無何進拜右丞相越三載爲天啓丙寅去公始生之歲甲子一周矣公之門下諸大夫士謀所以爲公壽者德水張維颺言於衆曰世之難於相者三才也度也道也應物成務本乎才兼容大受存乎度若乃識超乎榮辱之境心遊乎事爲之表轉物而不爲物轉非幾乎道者不能也魏相之達也而汲於魁核王旦之寬也而累於進退唯謝安石李長源沖夷曠曠迹寄於軒冕而道存乎丘壑雖非至者殆庶幾焉惟我玄軒公弱齡秀發以文

章取大科由館閣至御宰大為　宣廟所眷注其
材公如杞梓而器公如瑚璉雖阨於謠詠不克盡
其用然其知公則至矣中經否運百罹鍾於一身
危於囹圄屏於田畝竄於荒徼身愈困而志愈貞
道愈亨名愈不可掩四方之士知與不知望公如
麟鳳以其隱見為治亂之候中興之初首膺簡拔
以至登庸公之為相也不為大言遽色不喜紛更
作為因時相宜默運而利道之使人不見蹤跡剛
而無迕柔而不隨凡事幾之微明者未及闚其影
而公已睹其形聰者未及尋其響而公已聆其聲

蓋公之才如發硎之刃肯綮無所礙如絕塵之駟轍跡不可尋如韞櫝之璧照乘之珠藏愈密而價愈重也公素持清裁風稜峻截人之期公殆若元禮孟博貞亦有餘而含弘或歉及觀其所為則虛心坦懷順逆無所異人有不相曉者事有不如意者或非意相干橫逆交至傍人為之搤腕而公處之超然人頗疑公有所勉彊及久絕無纖芥可闚然後人乃服公之度也張車騎劉尚書古稱雅量然其所遘未必似公之難也即此二者觀之公之所以輔 一人而宰萬物以臻中興之理者固非

偶然要之皆公之粗迹也公結髮嗜學潛心藝文於易之何思何慮詩之無聲無臭深有得焉旁求而博綜有契乎柱下玄玄之旨故取以自號焉嘗謂萬化本於窈冥百為歸於幻影故功業同於遭遇而不足以累吾真也是非生於人我而不足以嬰吾中也不以得喪為忻戚不以利害為趍舍唯其事無足以為也故遇事而心不礙不期才而才達焉物無足與競也故遻物而神不動不期度而度弘焉此公之所以幾於道而才與度之所由本乎談者論 國朝名相以黄翼成鄭文翼為稱首

翼成當國家休明昌大之會　世廟以神聖臨乎上不下巖廊坐享太平盖得順風之勢焉文翼身遘[illegible]戹志業不大展其炳炳表見者惟己卯一節耳然皆足為一代宗臣今公樹風操於昏亂之朝係安危於鼎革之際兼濟道物質有其文世稱古今人不相及未必為確論也公今年始耆矣雖髮鬢少變然神明精悍步履如飛視彊壯無減焉本朝新經變故庶事草創而　聖上勵精宵旰孜孜如不及其倚毗之切而委任之重孰有踰於公者然則止足之訓寵利之戒公宜有所未暇念也

魚水相得上下交修措國勢於磐石奠生民於袵席六府三事各得其理而頌聲作然後公之責方可以少塞矣夫六十始稱壽自今以往而耄而耋以至期頤年弥高而德弥邵功弥盛揚聲景鍾與國咸休人之所以望公與所以祝公者其不在是歟其不在是歟諸大夫士皆曰善請錄是語遺公之胤子都尉公以為公舉觴之侑

送清陰朝京師序

士之行世不能無遇不遇而夷險之境係焉其忻戚趨避故是恒物之大情夫惟君子隨遇而安無

入而不自得此何修而然哉亦達命安義者乎外內之分而已夫士讀書砥行立乎人之本朝世之汚隆人之淑慝上下之相得失吾固不能必也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求盡乎吾之義自外至者吾無累焉執此以行天下焉往而非坦塗也以余觀於今之世惟淸陰公其人哉公公以高才重名生乎貞介玉立未嘗少降色辭釋褐三十載安於朝著無數年之久其進也不能不寘之於金閨玉署而一出則炎荒絕漠關山塞垣無處不至凡否泰消長之際公輒爲寵辱之首中興以來僚髦耆庸茅

茹彙征而公於撥亂密議實嘗與聞　主上固已
虛襟傾佇而明庭之彥想望下風會　朝廷方以
包荒納汚為大度彰善癉惡激濁揚淸之議為世
所詆然公剛方之操老而彌厲發言斷事動與世
趨異轍故頗失上下之交至抉摘肯人情態以異
聞寤　上褎其言動直痛切聞者為之縮頸　人
主既不悅繹於其言而不喜公者謠諑隨之雖素
號知公者亦或與公相左公自以言不用上書乞
骸骨歸則於楊山之石室居久之國家將遣使浮
海朝京師人皆憚之有司以公充其選公聞　命

即起赴朝束裝行有日矣有識之士相顧咨嗟憫公之衰且病而憂海路之不測謂淸陰旣謝事歸矣過海之役獨無他人乎德水張維曰公之行而豈徒哉是足以厲士節敦臣道矣公烏可以無行自世之衰也士不識去就之義久矣居乎脂韋苟合知進而不知退一遇險難則巧避而倖免者滔滔也即有不可避能無幾微之見於外者鮮矣若我淸陰公立朝則盡言不諱手批龍鱗言不用則奉身而退若將終身及其受 命而奉使也雖涉萬里之遠乘渤澥之險逌然無難色焉豈非眞知

輕重進退無所苟者耶君子守義故不撓安命故無憂存乎內者固則外物無足以變焉公故饒為之矣詩不云乎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先正文忠公之朝天也後時而發先期而至若有物相之者正直之道協于神明理固宜爾陽侯海若無其神則已若有之其能為國家護直臣也必矣長風破浪一瞬千里登州短亭之詠其已兆矣夫若乃將命之敏專對之才公之餘事也維故不復為公道焉

湖堂契屏序

國朝用古文致治所以諸養詞臣甚備然其簡選

之重禮遇之隆與夫功令之嚴至湖堂而極之以
加矣非有雕龍吐鳳之譽即臺省清要館閣雅望
無以厠乎是選　賜暇之後廩給優異太官之珍
小府之藏天閑上乘玉珂雕鞍之錫翩翩相踵也
既月日有程課而或中使齎黃封奉　御題不時
而至宣勸未終立責叙章才非七步往往不免窘
躓其榮則至矣顧其責重而其任實難也譚者以
登瀛擬其選必仙才與仙分具然後可以處此而
無愧也壬辰之變廢而莫舉　宣廟季年去蕪甫
爾來逢文物光海初稍稍修舉之無何時事大變

故學士多羅文罔而羣壬之私人不辨伏臘者紛
然竊據利其帑稟以為醉飽狎謔費醜已甚矣
今上即大位悉黜除舊污屬庶事草創而猶注念
文學乃命復舉堂選于時懷瑾握瑜之士起自屏
蟄進于明庭蓋斌斌質有其文大學士提衡而掄
拔之得十人皆極一時之望獨不使維以無能濫
吹焉會以兵荒殺禮姑輟 賜暇而恩賚之及視
具僚有加焉維謂自升平故事觀之茲選雖重特
豐亨藻飾之一事疑若無甚異者以今日囏虞凋
瘵至不能備四簋之養以給長暇而猶不廢其選

存其名將以責其實也　朝家加意斯文而期望於吾儕不已勤且至乎方今羣才奮庸博雅鴻碩所在林立而膺斯簡者僅滿什焉吾儕何以得此而亦何能堪此哉夫　上之所以期望於我者若彼其勤且至而身所叨竊隆重又如此吾儕思所以稱塞萬一將若何而可精白一心修辭居業仕與學不相悖明體適用以應時須庶幾無負乎流根食實之望此吾儕所當自致也可不勉哉居久之諸公相與謀曰是舉也為　中興盛事不可以無志且也離合升沉亦人事之不可常者盍圖所

以繫情而留跡者遂命工作屏施以繪畫列紀諸人名氏既成屬維序之噫自癸亥至于今纔四閱歲矣於向十人者維與飛卿肅羽皆以陞遷離局而蹟庵之良既為秋柏之實矣古人所謂俛仰陳迹者居然可見此圖之所以作而文亦不可以已者也嗚呼可勝慨哉

白沙先生集序

亡之為世道慮也至矣平陂往復世變之不能無者蓋繫於氣數天亦無能如之何也然其變之將至也天必為生英人偉士畀以其責使致成其事

功或樹其風烈而斯世斯道終有賴焉若夫人者
其生也實得天地之間氣卓然不隨存沒而顯晦
欬唾笑談之遺皆可為後世重古之人遠矣求之
近代故相白沙李公其庶幾乎國家自壬辰來遭
大變者三焉倭寇之難國之不亡僅如一髮而公
首建大策請援於 天朝旣而長本兵贊 睿謨
奔奏先後克成中興之業一 應泰之誣我也禍機
之烈劇於壬辰卽 天鑑一眩事有不忍言者廷
臣失氣蹜蹜莫肯前當其鋒焰而公單車銜 命
赴愬 帝庭使國誣洞雪而 主憂以釋則其功益

偉矣閱世而遘人倫之變奸臣逢忠請廢 君毋
金墉之禍迫在昕夕人之所以為人者一朝墜地
盡矣方且陳刀鋸列鼎鑊盛氣以脅言者而公明
目張膽吐斥辭以定父子君臣之義竟坐興寃絶
塞以沒然賴公一言長秋咫尺地卒不得以不測
加焉則其所撐拄之而扶持之者殆有不可以言
盡者雖謂之磊磊軒天地可也 本朝昇平二百
年不幸當公之世三遭大變而三立奇節 社稷
靈長彝倫再叙苟非天之所生而有得於間氣者
其孰能與於此哉公才甚高學甚博為文章有奇

氣藻思涌溢踔厲不羈其至老去古人不遠而不至者亦非今人所能及顧公於此不甚屑意所著述往往棄稿不收故存者不能多噫亦何待於多哉叔孫豹論不朽立言最後焉文章又立言之靡者公之所樹立自足以照耀千秋區區文詞之傳否不足為公輕重然自慕公之風者謀之即陳跡末迹皆欲其流傳永久況於精神之所運言語之所發者乎公之歿已一紀家集尚未行會李公顯英按關東與江陵李使君命俊皆故公客也慨然合筴彙公遺稿付剞劂而公諸子屬維引之維不

僕弱冠以里中子獲及公門蒙國士之遇今而餙其固陋之辭以相玆從義不敢辭故略述公生平以見天之生公有不偶然者嗚呼不如是文章雖美何足以傳於遠後之覽者其亦知所本之哉

玄軒先生集序

維少從載籍中歷覩古之名人巨公處宰輔之地功名著於春秋若唐之房杜姚宋宋之韓富呂范詎不卓犖閎偉哉乃其詞華文采僅足以自見於一時而已唯張曲江陸敬輿歐陽司馬諸公身都廊廟佩天下蒼生之望而文章之美燁赫藝苑盖

歷百代而僅有若而人何其寥寥也天之降才實難或命以經濟或畀以文詞其能兼有而盡美者蓋益難矣我東文學不如中夏固也然其能者往往多出於顯位若麗之李文順益齋牧隱及我朝之高靈德水商嶺五六公皆斡鼎軸賛辨章而兼主詞壇之盟殘膏賸馥沾丐至今雖其偏全雅俗各有可議要之皆庶幾不朽哉作人之效莫盛於

宣廟而故相玄軒申公出焉公生稟絕異之才甫成童博綜墳典弱冠釋褐歷敭華膴爲薦紳領袖中遘否運厄於縲絏困於田里悴於江潭而

文章益成德譽益尊晩際　中興首膺寵擢握文
衡掌統均以至大拜繼而有甲子丁卯之變公彌
綸盡瘁上賁　睿謨下收羣策卒能夷兇弭難再
奠國步則公雖不自尸其功而譚相業者指故無
得先公屈也公於文詞蓋得之天授其在朝時著
述甚富而頗放失自癸丑來居困處約者踰十稔
遂專精覃思上下千古蔚然成一家言其為詩不
主一格大抵出於唐人而雜取中晩以及盛宋諸
子舉皆割縈而攘揄焉唯古樂府自隆古漢魏以
至隋唐無不擬議往往有酷肖者亡論羅麗所未

有即前代名家多所未遑而公為之綽然有餘地古文詞遒逸俊發光芒絢爛時或步驟　皇明諸大家殆欲與之角壯而爭驅内外篇或譚道妙或析世務多精詣獨到之見至先天窺管一編蓋入邵氏之門而闚其実奥非可以文字論也夫以言之不能兼樹也詩文之不能兩至也自古昔以然而公身生衰季種學居業卓然有立名理為士林之標準位望繫國家之安危而詩聲文軌各擅詞場遂識微言直探理窟往詰之所未全公則備焉諸家之所偏造公則兼焉若公非所謂全才大雅

高視百代者耶公沒既葬胤子東陽公合公諸稿六十三卷而鋟梓之命維為之序維少而顓蒙公以先人之故辱進而教之得於薰染者多矣公之在謫維嘗為公記旅菴及公既耆維又為文以壽公其於公之生平自謂粗得梗槩今而序公之集不敢以不文辭九原可作無亦有以當公意否噫

雲谷詩稿序

自余在朝時聞南方有詩僧徽公往往傳篙寄聲悵無因博采其什今年秋貶官錦城至州之月餘宂山韵釋懷玉自大芚來訪袖出雲谷詩一編雲

谷乃徽公號也閱之多與諸巨公酬唱詩調清刻頗有唐人風致余觀釋門能詩者以湯休寶月爲稱首其後自唐至五季有皎然靈澈九僧之流宋有道潛聰殊輩與坡公遊遂以名世然其能盡脫蔬筍氣者蓋鮮矣我東前代多詩僧近頗寥落西山松雲時有游戲不盡合作若雲谷者殆不易得良可賞也竺典以綺語爲口業然世之縛戒律耽空見者未必皆真得也謝康樂有言曰得道須慧業文人況詩可以觀有陶冶性靈之妙明心之士又惡可薄詩爲哉余欲刪次是卷爲可傳於後者

病未暇也姑叙而付諸懷玉歸之崇禎己巳孟冬
谿谷張持國書于錦城郡齋

高峯先生集序

天之將興斯文也必生鴻儒碩賢俾作宗主又有卓犖閎通之士出而為之補佐以羽翼斯道而使之明且行焉自孔孟没千有餘載而得程朱絶學復明當程子之時有若邵張二子為之友游楊諸公為之弟子當朱子之時有若南軒東萊為之友而蔡季通黄直卿之徒為之弟子故聖如夫子而起助之益猶有望於門人顔淵之夭至有天喪之

慟相須之義可謂殷矣我東道學莫盛於退陶及門之士傑然爲闡人者甚衆而高峯奇先生爲之冠先生生禀卓絶之才博聞力學於書無所不觀初從河西金先生游年三十二歲始拜退陶自執弟子禮而退陶恒遜師席每遇微言邃旨輒以叩之先生而他門人莫得與焉 宣廟嘗迭問退陶今世孰爲學問人退陶獨擧先生以對稱以通儒其見重如此其與退陶論四端七情下筆數千萬言明暢辨博識者服其精確先生拜退陶之歲始釋褐登朝士類望之若麟鳳然每朝廷有大議論

必待先生片言而後決先生資性英特氣勁言厲
初忤李樑幾跲而復起及在 經幄勸講明切動
以堯舜三代責難於 上當 明宣之際極陳己
卯乙巳始末開悟 上心平伸公議至於德興典
禮及 原廟儀節辭義嚴正力破邪說卒使不至
累 聖德者多先生之力云先生晩節有不樂處
朝者謝病南歸居三歲而卒春秋僅四十六先生
之道既不大行於世又不幸無年未及有所論著
然攷其淵源所自則退陶之門學者雖盛殆未有
先先生而堂室者若先生其亦天之所命而得與

於斯文者乎先生於文章不事雕飾而氣力宏厚波瀾老成蔚然成一家言一時宗工哲匠歛袵推服皆自以為不可望先生易簀踰五紀而文集尚未刊行中經喪亂散逸頗多學者恨之今年春趙使君纘韓守善山始謀鋟梓而屬序於維維以文陋辭無何維出牧錦城先生之墓實在敝境竊懷高山景行之感會趙使君千里走使申前請甚懇維既有隱感於衷又重趙使君之請遂粗叙崖略以俟篤論君子之折衷焉崇禎二年歲在己巳仲冬之吉日後學德水張維謹序

送平安道巡察使閔士尚序

方今論西事者孰不以待島爲至難哉然其難也非兵之不足用之難也食之不能給之難也 皇命予奪之未可知之難也虜情離合之不可測之難也其爲難在將相之不調而廟謨之無所定也則任西事者雖欲有所猷爲安所取裁先事而未有定筭債事而無所逃責今之任西事者不亦難乎自島難之始發也或曰可擊或曰不可擊或曰須請命于閣部也然而可擊者之說竟行焉及其即島而無所得也或曰可罷或曰不可罷或曰當

覦空島然而可罷者之說竟行焉豈重機變而廟謨隨而詘信哉今之勢又與昔異我之軍實驟困於輕舉而彼衆志已定兵力已完共覘我之深淺而易我也必甚矣顧彼方患乏食故不能無遷其舊念姑好辭以請釋好辭而不足則恐喝隨之恐喝而不足則刼掠繼之刼掠而不足則其勢將靡所不至廟堂之上握籌而畫者猶執而不化始曰可擊者今而曰速與絕也始曰不可擊者今而曰姑與濟也夫業已不能擊解兵而通使則濟固不可已也然力必不能厭其欲而釁勢必至於不相容

則濟之説終有窮也絶之必促其變促其變而無
備以待之一日之難足以危我壃埸絶亦何可輕
議乎濟焉而不慮其終絶焉而不圖其備爲藩臣
者欲從濟乎則格於主絶者之議欲從絶乎則詐
於主濟者之意茫然不知所適從事去之後主濟
主絶者未必當其責而爲藩臣者反被刀筆之譏
今之任西事者可不謂難乎故嘗試論之今之待
島也濟亦難絶亦難濟亦必有變絶亦必有變亦
曰早爲備而已矣今國家既許萬金之糴固已不
能無濟之矣過此而無厭焉其終可盡應之乎抑

而至於刼掠其終可盡任之乎故曰莫如備之夫薩南則差有備矣然未足以應大變也必厚集焉而後可恃也薩北則蕩然空虛遺民之保其鄉土者剥削於流漢且盡矣若變有甚於此者是舉而棄之虎吻也其可忍乎况薩北既失則薩南無障蔽而關以西皆不可保矣為今計者莫若戍薩北擇宜守要害之地宿數千精卒依其岩阻輯其流民隂察非常而儆備之與薩南城鎮聯絡聲勢彼於羈縻之外有所誅求一切勿許流漢之害吾民者稍稍以兵勢禁之静而足以衛民動而足以威

歎則彼雖狼戾不敢妄動關西一方隱然有所恃薩北之地得為國家有矣夫然則濟亦得絶亦得雖不幸而有變不至於無可制矣此非難為顧無能建請者耳士尚之受此任人無不稱旨知士尚之才足以辦也而士尚之策西事適與愚所云者不約而合然其事之難不在於士尚之不能為而在於用士尚者之未有定也噫天下何嘗無才亦何嘗無策顧能用之為難耳士尚之可為者士尚必能自盡言焉而不見聽畫焉而不見用是國家無意於濟難而大棄西土也必不其然士尚勉之

北窓古玉兩先生詩集序

仲尼論逸民上下數百千載所舉者只七人何其鮮也夫夷齊之清殆入聖域下焉者亦必中清中權則列於斯選者宜若是難也自玆以降漢有嚴遵魏有孫登唐有孫思邈張志和此其人雖抗迹象外不可槩諸聖軌然其飛遯高蹈不獲世之滋垢且有微妙玄通之識非局儒曲士所能闚方之逸民抑其次也以余觀於近代若北窓鄭先生暨其季古玉迹其所造奚遽不若古之人哉北窓生而靈異博通三敎其修攝似道解悟類禪而倫常

行誼一本吾儒以至方技衆藝各臻奥妙然皆非學而得也少時隨親覲上國過鴨水見華人便作華人語入燕遇外國使便作外國語嘗入山攝心數日而盡知山下百里間事如目擊焉吁亦異矣不幸遭家變無意世事暗室默坐者幾十年年四十餘而廢識者以爲解化噫使先生生而及聖人之門竭才於誠明之學即孔氏所稱何以加焉古至少北窓二十七歲其才識不及伯氏遠甚而清夷冲澹類有道者喜吟詩草隸亦工旁通方藥風鑑之術往往多奇驗坐家累身與世交相棄遂託

於麴蘖以逃焉然公少從伯氏及守庵朴技華學
通金册秘要中歲喪偶不復娶斷慾三十餘年以
老壽終人稱爲酒仙焉北窓有遺稿業已編入於
所謂三賢珠玉者而古玉詩經亂放失存者僅數
百篇軍威蔡宰亨後古玉之彌甥也將合刻兩先
生稿而問序於維維謂古之畸人逸士埋光匿輝
不欲人之知之然其聲施後世不能無待於言之
傳也君平鮮老思邈纂方蘇門數語西塞一詠之
數君子者故無所待此然不有是後之人何觀焉
北窓不洽詩多信筆直寫要以暢其意而止古玉

頗治詩聲調清遠時有唐人風致要之兩先生非
待詩而傳者而詩之出於兩先生者自不可以不
之傳也北窓諱磏字士潔古玉諱碏字君敬其先
温陽人云

沙溪先生經書疑問後序

學者所服習五經四子也五經四子之旨微矣先
賢傳註雖詳間有簡奥難曉者後儒之發明其義
不勝其多而精粗深淺言人人殊故讀書者於經
傳本旨不能無未達者於後儒解義未免有致疑
者又有以闡繹而會通之後學何攷焉此沙溪先

生經書疑問之所以著也先生弱齡志學旣從栗谷先生聞大義又遍交一時名儒講劘研究平生未嘗一日去書至白首不懈讀而思思而有疑輒隨手劄錄自小學四子以至五經皆有所論辨會萃成帙凡若干卷一經講問者雖門人後生之說亦不遺焉旣屬纊使志諸宗簡夫學問思辨篤行之輿衞也世之學者誰不讀書鮮有能知疑者此無它學而不能思也思而後有疑有疑而後有問辨問辨有得而後推之於行此古之所謂切問近思先生有焉覽此編者誠能以先生之心爲心精

思熟講期於有得焉其亦庶乎善學矣吾黨之士盍共勉焉

送吳肅羽出牧驪州序

尊卑而榮辱之外內而輕重之仕官者之常情也然君子之仕也爲義不爲利尊而不能舉其職不如卑之爲安也內而不能行其志不如外之爲慊也言之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其用心盖如是也世之所重者莫如將相其次臺省館閣然余觀於朝爲將相者其能有尊主庇民安邊制敵者乎爲臺省館閣者其能有讜言正色繩愆糾繆者乎若是

而謂之舉其職行其志吾未信也嘗思而得其故此非其人之皆不材也勢不便也非其勢之不便於今日也蓋其來也久矣院於時格於勢雖有其人亦將如之何哉若夫外職則異於是雖一州一縣之小其四封之内令焉而無不行也惠焉而無不究也有一利可時而興也有一害可時而去也即有事出於上非吾所能奈何然其方便斡旋未嘗不在於我其行志舉職視處内者萬萬不侔焉此無他彼近君而勢分此近民而勢專故也吳公甫羽早以才敏稱嘗歷踐華膴出按關東節以憂

去服闋而入銀臺侍　帷幄無何乞外得驪興驪
小州也肅羽以近侍出議者咸以為不宜肅羽獨
欣然意得也知肅羽者或云肅羽有親在堂驪雖
小地近便於迎養且其爲邑僻事簡有江山樓閣之
勝理民之暇可以讀書探勝以自適也此肅羽之
所喜也余謂是固可喜然肅羽之志未必獨為是
也彼其胷中之才恒勃勃自奇世人之所榮艶心
有所不屑欲得民人社稷之地以小試其政事而
惠澤元元為他日經濟之基本此其志遠矣世之
人可足以知之會肅羽將行問言於余遂以是為

贈

簡易堂集序

譚文者動以辭達為口實辭達故是聖人語獨不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乎夫所至於達可謂有其質矣即無其文何以稱彬彬君子而能垂諸不朽哉韓子之言唯陳言之務去古來為文者何限唯不為陳言者乃能鳴於後世 國朝文章盛矣唯佔畢乖崖四佳虛白三四公稱大家數虛白四佳通敏利用館閣之豪乖崖博而寡法佔畢精而未大以視顯朝牧老諸公猶之乎東西京焉儻所謂

文以代降者有以局之耶上下數百載僅有若而
人然不能無可議者斯文其可易言哉右文之化
極隆於　宣廟文藝之士蔚然羣起而簡易崔公
為稱首公天才絕人結髮操觚即為古文詞弱冠
擢壯元名聲大振於書酷嗜班韓晩而好歐陽子
其為文刻意湛思一句字皆繩墨古作着草稿不
三四易不出也意過深而寧晦毋或淺語過奇而
寧澁毋或凡每一篇出人皆傳誦雖狃於陳言者
讀或不能句然亦不敢訾謷曰此非今人語也詩
律亦矯健有致得黃陳句法公既負絕藝顧阬於

時官不大顯嘗提調承文院管事大文字　皇朝
贊畫劉黃裳文章士也見公所撰薰盟而後乃讀
贊義不容口議者謂公之文氣詘於乖崖而法勝
之理遜於佔畢而辭過之截長續短殆可以鼎立
餘數公者辭達可耳文而行遠不能不屬之公也
公嘗手定詩文爲若干卷公歿而子姓零替不能
傳其業在朝諸公慨然謀曰使斯文湮沒是爲千
古恨矣遂鳩財鋟梓以永其傳謂維雖未及識公
祖知慕公文者俾爲之序嗟乎公之在世也祿位
不足以動人歿後數十年遺編爛藁乃爲諸公所

表章身之窮通文之顯晦乃若是相左孰使之然哉立言之士不遇於世者觀此可以無恨矣公名岦字立之深於易學有本義口訣附說二卷傳於學者其文章蓋不爲無本云

送東岳李公觀察嶺北序

我東八路兩界稱重地兩界者關之西嶺之北也關西接壤中國又與建夷爲鄰而嶺北則西自三甲東盡海皆與靺鞨限衣帶水藩胡雜處六鎭城塹之外帳落相望異時建夷鮮辮 皇靈遠震關西守臣唯以應接華人爲重務壃圉之事非所憂

也嶺北內以撫御藩種外以隄防勁虜一有失宜則赤子化為龍蛇犬羊猖然反噬如 先朝癸未之變特小醜梗化耳猶足以震撓四方故昔之論劇易者謂北重於西自奴酋作逆日耽耽視我及丁卯之難兩西千里之地蕩為虛莽生靈之脫鋒鏑者十不能二三其喪敗酷矣以至于今虜喝日至壃埸之虞莫保朝夕而向之為北憂者如忽剌諸部今皆已亡矣則西事之殷比北不啻倍蓰矣然余嘗聞識者之論治亂相承否泰迭運故或因敗而為福自安而得危往者西北均重而西易而

北難今也西苶於兵而北差完也以理推之天其或者悔禍於西而虜亦知創殘之甚必急於窺覦矣此鄙遠於　王化狃於無事將吏貪虐兵民愁苦邊鎮守禦之備蕩然空虛虜因鬧市覘我也悉矣其能無朶頤於畜牧之饒乎一朝有事虜乗以北非吾有也故曰今之憂不在西而在北也今年嶺北缺方伯朝議難其選廟堂舉東岳李公由小秋官往蹊其任人謂李公方以文章負重名詞館藝苑虛位以須即謀猷剸割固無適而不可然舍館閣而用之藩垣則無亦枉其才也耶余曰否否

國家今日之憂無如西北而北尤重一方之治亂而舉國之安危係焉而今之用才孰有重於是者李公少有遠志釋褐即從北帥幕出入塞垣周旋於老校退卒之間其知塞上利病熟矣中年出守端州端為北路劇地又稱利害而李公以廉能著異績至今北人慕之猶并土之於郭細侯夫當殷憂之日莅寄惠之地奠安疆場仁之為福是壯之為長城使 聖主無復北顧憂者此真公之能事也彼區區內外一出入之間何足為公論寵辱哉世常謂文人寡實用而為文人者亦沾沾自喜以事

功為無足為通方之士豈應爾也詩不云乎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余請以是勉李公因以為贈行之言

八谷集序

嘗謂秦漢以上無文人亦無詞學無文人也而時之大夫士靡不文也無詞學也而人各指事陳詞靡不工也自魏晉以降始有以文詞自名者組織以為巧采色以為華浮謠纖靡日趨於下蓋古之人敦本尚實以得於中者發而為文非後世之可能及也我東文章何敢望中華然汙隆之機亦自

略同在昔盛時士之攻文者舉皆本源經術以理趣為主故其為文類多平實易直詞不足而意有餘自數十年來學者厭常喜新多為奇衺僻異之習華日以勝實日以凋騷聽其言眞若可以軼唐宋而上之徐而察之梔蠟之色澤耳文之敝也極矣乃今得八谷集而寓目焉信乎其有先進之風流乎八谷者故贊成具文懿公之孫也公少負盛名博學通經術於文章寡許可雖宗工才子之作鮮有當其意者然未嘗形諸雌黃居平唯靜坐讀書溫繹經義不肯以詞翰自任而詩文和暢該贍

詞理均稱盖得之本實非綈章繡句者所可擬議也澈子綾海君宬手編爲七卷未及梓行季子今大司寇宏統制湖嶺遂就元稿刪成四卷而剞劂焉既成屬維序之維先大人與綾海公交誼甚篤於公實有拜床之分而不佞維亦獲習於司寇公感念先故義不可辭仍念文章之作豈惟關於情性即福祿衰盛亦可因以占測彼寒苦之士掐擢胃腎日鍛月鍊畢精句字之間工則有之要之非達器也若公所著寬平敦厚有君子長者之氣象宜其沒世之後餘慶濬發自家而 國光啓無疆

之休美也然則是集之行夫豈與曲藝一技之士
爭能於詞苑已乎治世之音鏜鏗悠久殆無窮已
矣嗚呼盛哉

松江遺稿後序

右松江遺稿古今詩雜文摠若干篇分爲幾卷季
子舍人君所手編而玄軒申相公爲之序舍人君
以授維維受而讀而歎曰嗚呼余觀於是竊感一否
泰消長之變也始公布衣時已有盛名其釋褐當
明廟季年思治之際歷践臺省直聲重一時及
宣廟初元羣賢勵翼廩廩向至治而公與高峯栗

谷諸先生道同志合接武彙征為清議所宗既而時事稍變朝著多釁諸公憂之或欲以調停之說消弭之而公獨持風裁激揚無少改以是雖知公者猶不能無以弦韋之彝而微病公仇嫉之徒譸訛四起公遂不安於朝己丑之變 宣廟知公忠藎引以自輔旋為巧讒所中而辛卯駭機發矣公為鉤黨之首擯棘絕塞禍且不測壬辰難作 天心悔悟召公還尋出南服視師無何而公下世矣公既沒而齮齕者益甚竟追奪官封子姓被錮知舊坐累者幾三十年至 今上踐祚黨禁始解既

復公官爵諸子皆蹐通顯嗚呼豈所謂天定勝人者歟計公始登朝去今已歷三世其間升沉詘信凡幾變而世道之汙隆亦可見矣易言否泰天數也然其機實係於君子小人之消長不其然歟嗚呼可慨也已公天資高邁輔以師友淵源孝悌之行廉白之節剛介之操卓犖絕世文章特餘事耳為詩未嘗刻意鍊琢多出於對境渾洒往往雋爽飛動有聲外之韻意外之趣故譚藝者珍之以為必可傳焉令人君命維曰剞劂氏將奏功矣子盍有述噫稱公而凡可言者玄軒序備矣維何敢贅

只道其所感於中者綴詩卷末

石洲集序

詩天機也鳴於聲華於色澤清濁雅俗出乎自然聲與色可為也天機之妙不可為也如以聲色而已矣顛寘之徒可以假彭澤之韻齷齪之夫可以效青蓮之語肖之則優擬之則僭夫何故無其真故也真者何非天機之謂乎世之人以詩觀詩不以人觀詩若然者豈唯不得其人并與其詩而失之詩可易言乎哉石洲之詩談者謂百年來所未有此固以詩論也乃余實得其人焉余生後公幾

三十年弱冠幸得從公游為人廣顙哆口疎眉目頎偉而氣豪言論磊落動人間雜詼譃性酷嗜酒酒後語益放傲睨吟嘯風神散朗即不待操紙落筆而凡形於口吻動於眉睫無非詩也者及其章成也情境妥適律呂諧協蓋無往而非天機之流動也公雖以詩酒自放然天資甚高內行甚飭讀濂洛諸書見解通明雖老師宿儒無以遠過之

宣廟聞其名命進所為詩大加稱賞至以布衣佐儐使光海政亂屢以危言忤權貴竟中蜚語坐詩案以死及 今上踐阼 命贈其官以伸直道湖

南方伯沆公器遠完山尹茂公霽皆公門下士始鋟公遺稿刻成屬余序之余結髮知慕公嘗得一言獎許至今未敢忘也序卷之託又何可辭噫公以豪傑之資用志不分專發之於詩然其遇於世也只一當華使而已奇禍之憯竟亦緣是致焉不知天之畀公絶藝祟之歟抑禍之歟乃今遺集之行出於禍釁之餘殘膏賸馥將沾被寰中其視富貴而名磨滅者得失何如哉逝者而有知亦足以自慰矣悲夫

重刻杜詩諺解序

詩須心會何事箋解解猶無所事況譯之以方言乎自達識論之是固然矣爲學者謀之心有所未會烏可無解解有所未暢譯亦何可已也此杜詩諺解之所以有功於詩家也詩至杜少陵古今之能事畢矣庀材也極其博用意也極其深造語也極其變古人謂肯中無國子監不可看杜詩詎不信歟註解者稱千家謂其多也至其密義奧語解有發明讀者病之久矣成化年間 成廟命玉堂詞臣參訂諸註以諺語譯其義凡舊說之所未達一覽曉然梅溪曹學士偉奉教序之然其印本之

行於世者甚鮮記余少時嘗從人一倩讀之既而欲尋觀而終不可得常以為恨今年天坡吳公䎘按節嶺南購得一本繕寫校定分刋於列邑而大丘府使金侯尚宓實相其役既成走書屬序於余嗚呼比興之義謂無與於斯文詩直可廢也詩有未可廢者則杜詩何可不讀讀杜而有諺解其不猶迷塗之指南乎況是編也　成廟所嘗留神以嘉惠後學者也重刋而廣布使學詩者戶戶藏而人誦之以裨　聖朝溫柔敦厚之教此誠觀民風者所宜先也吳公嗜學工文詞久敏於吏職乃能於

蕃宣鞅掌之餘加意斯文百年垂廢之書煥然復新甚盛舉也余既重吳公之請又自喜及其未老將復睹舊所欲觀而未得者遂不辭、而之序

芝川集序

維少也頗聞藝苑餘論其稱近代名家詩必曰湖蘇芝湖謂湖陰鄭公蘇謂蘇齋盧公而芝川者長溪黃公號也及長獲睹三家詩湖之組織精緻蘇之氣格雄拔篇什之富蔚然爲大集而芝川稿近體未滿二百首古選歌行絕無傳焉何其寡落也然讀之橫逸奇偉名章雋句磊磊驚人即其獨造

之境真可與二家相角子美所謂賦詩何必多者
不其然歟公以高才邃學早擅文名中年頗與世
塗抹撥晩被　宣廟知眷奉奏　帝庭快雪　膾
系百年之誣遂策元勳進爵極品提衡文柄爲一
代詞林宗匠壬辰之變酷遭奇禍仍爲憸邪者所
甘心以危法文致之奪爵遷謫抱枉未伸而淡生
平著述放軼殆盡胤子承旨公裒集成編藏之巾
衍世無別本及壬子之獄承旨公遭誣被逮家藏
文籍悉搜入禁中隻字片紙無復存者久之中貴
人從內裏得故紙數束以畀人將充糊塗之用迺

川稿適在其中或有識公名者偶見而認之以告公之壻李判官郁遂用重價得以録之至　今上當宁既命復公官封而外孫李厚源即判官之子也為丹陽守取公遺稿授剞劂而以行状及諸公所為公文若詩者附刻焉既成請弁卷之文維謂文章大業也其得之也既不易其傳之也亦不偶若是集者有必不可泯之實遺必不得全之變既失而幸得之將晦而竟顯焉殆若有物陰相之者吁亦異哉公於文存稿尤尠然部堂一書筆力縱擲一臠足以識全鼎染指者當自知之是為序

送東岳李公泛海如京師序

每至險也涉海至危也犯至險而行至危人情之至不願也無不可已而樂出乎人之所以須非情也有不可已而憚其難而避焉非義也二者均之爲悖道自遼路阻梗東藩職貢之使皆繇浮海以行每行使价而下譯胥軍吏以至厮役亡慮數十人人情不相遠也然譯胥軍吏以得行爲幸爭先而競進若不得則以爲大戚爲使价者齎咨涕洟六親相弔與其故何哉譯胥軍吏利其貨爲行之可以致貨也而趨焉爲使价者私其身爲行之或

危其身也而避焉利其貨固利也私其身亦利也如其喻於義也貨固無足道者身亦有所不顧也當行而行當上而止不以利害而忻戚不以夷險而趍避君子之操不當如是耶譯胥軍吏小人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其沒於貨固也為使价者非所謂君子乎乃不知義而唯便其身圖卒之與譯胥軍吏同其汙也不亦異乎以余所睹記前之奉使者唯清陰金公暨閔公士尚鄭公紫元當行而無難色坦然若就康莊余嘗壯其人而心敬之此外豈無其人哉顧余瞯之未悉耳乃今得東岳李

公爲李公前歲承　命出按嶺北節驅馳往返於
關塞數千里之外既得代而未還有司以公充
奏請副使人謂李公年踰耆矣又耽酒多疾乃於
經年鞅掌之餘而授是任無論朝家體下均勞之
道有不應爾者即李公若以衰憊不勝任辭將何
辭以強遣之及李公至色益腴氣益舒飭裝戒行
而稱曰此　王事也我衰矣而不甚羸倦矣而不
至欲我而不行誰當行者聞者偉之以告余曰李
公於是乎賢於人遠矣余謂使恒人而有此可謂
難矣在李公未足為賢也夫李公以文章行義重

於世釋褐三十餘年歷職外內事不辭難亦無所
不辨治談令真履大難猶不肯苟免況奉 君之
命而朝 上國乎於此而有幾微之見即稍知自
好者有所不為而況李公乎若乃涉海之險則有
說焉易言利涉大川必以利貞為戒唯正為能行
險故也今夫使臣之過海也亦楫之必飭風候之
必戒凡人事之可致者宜無所不盡其有幸不幸
者係乎天耳忠信之心正直之道可以感異類可
以協神明若是而有不獲祐於冥冥者吾不信也
詩不云乎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審爾則公又何憂

於涉險哉若夫使事之殷專對之能世誠李公所宜自盡者無俟余覼縷故不道焉

梧陰集序

功與言均稱為不朽而能兼焉者鮮矣小家子壬夫毫墨搯擢胃腎斲以一藝名者固不足與議於事業之實乃若身都將相功名煇赫一世往往或有推少文如漢庭大臣者終不免富貴磨滅之刺操觚之徒鼓吻而議其後亦可恨也夫唯豪傑之士全才淹識獨禀間氣華實兼備左右具宜施諸事則為勳業發之言則為詞藻旂常之績緗素之業

齋傳而並耀求之公古蓋希覯焉若故相梧陰尹
公其殆庶幾乎公少用高科進歷踐臺省宏材碩
度雅稱廊廟具當蕙議消長之際持正不撓最為
羣小所忌嫉屢踣而旋起晚而受知　宣廟及倭
酋嫚書至首建正議請具奏皇朝壬辰亂作公起
謫中尋膺大拜協贊　睿謨卒成恢復之烈策功
麟閣譚者論中　興相業公輒為稱首可謂盛矣公
天資俊偉於詩文亘以餘贅睬之未嘗有意時有
興會輒信筆成章不事雕飾而一時宗匠諸公多
稱賞其美所著述經亂放失存者僅若干篇公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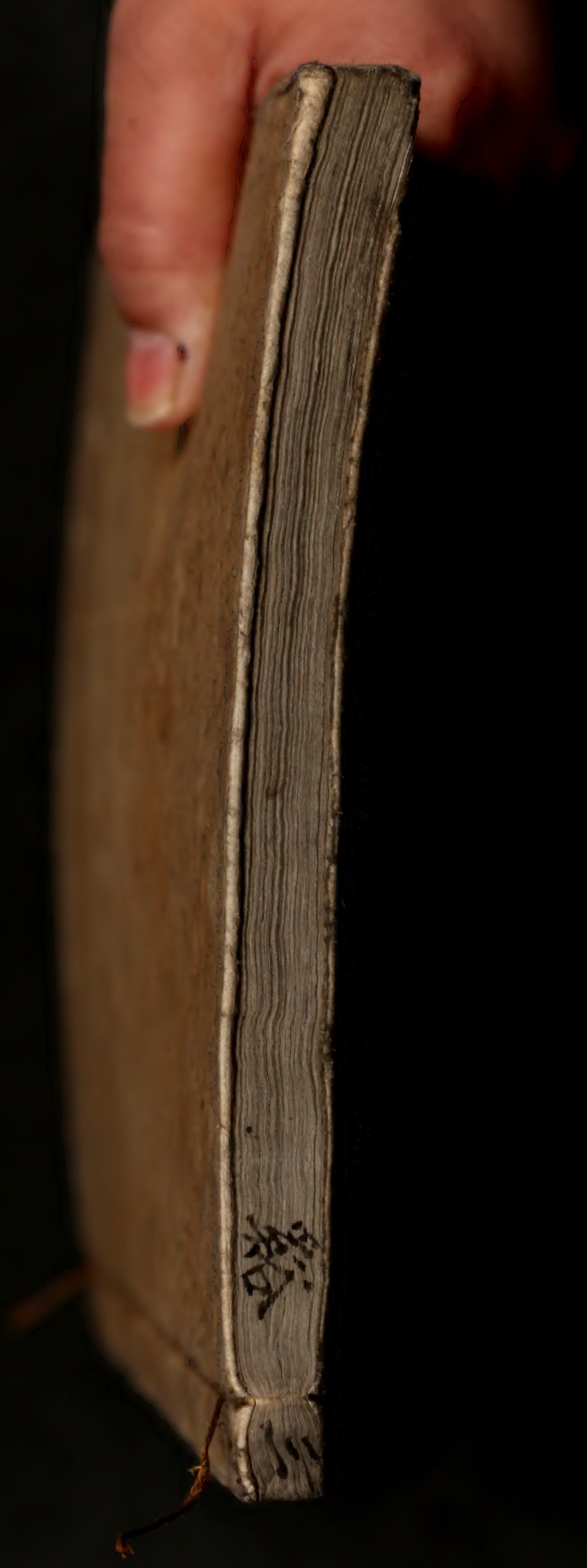
二十載淯子今首台相亦有韋平之稱遂輯公遺稿鋟行之而余維敍焉噫公之德業勳績皆足以名世垂後無所待於文詞也然觀自古名人鉅公其殘篇片語皆為後世所傳誦盖人能使言重而言之傳益有以永其人之不朽也公之形容在冊青功業在國史而其精神之運性情之發大略寓於是編謂公之所以不朽全在是則不可謂此非不朽之一事亦不可請以是說弁諸卷

拙翁集序

本朝當 宣廟初號稱文明盛際文學正直之士

撲武朝著自黨議起而不能無消長之變夫陽奇而陰偶奇者孤而偶者合故合者恒信而孤者恒詘以至辛卯之禍而世變極矣一時名公俊士舉被鉤黨之目而其尤者竄謫絶塞拙翁洪公其一也明年壬辰國有大難　宗社播越　天心悔悟悉召還諸謫人公赴　行朝進拜冢宰大學士尋以憂去制未盡而即世朝野莫不痛惜始公弱歲以詞賦寇進士旣登朝　賜暇湖堂　宣祖嘗庭試文臣公中魁選自是文譽益振遂拜藝文提學竟秉文衡為一代宗匠公於詩不以聲色為工一

主於理致要以暢其意而止為文本源經術該贍
典實不為空言生平著述甚富而盡軼於寇難公
能暗記而錄之得詩文九百餘篇公沒三十有九
載冢孫侖耆守永嘉始克鋟行公集屬維敘之維
晚生未及識公而先君子實與公同被譴維又幸
與公之胤裔議公同掏以是獲聞公名實之懿私
心常切景慕託名卷端實有附驥之幸其何敢辭
嘗聞孔氏四教文行居其先文者其華而行者其
實也天之降才鮮能全備故四科之徒亦有偏至
況其下者乎今公高才粹質倬焉寡儔和順積中

英華彪外德行著於儒林勳名載於國乘至其技於餘事者亦將炳烺緗素而垂諸不朽豈所謂彬彬君子質有其文者非耶洪氏自麗朝代出文人科第不絕及公之考若兄皆以文詞重於世然其家集之行至公始大著可謂盛矣

谿谷先生集卷之六